



大文学库

中國歷史文化學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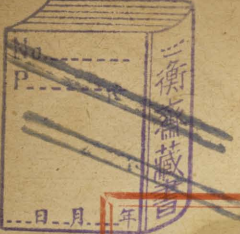
李華卿 著

言行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9582B



大 學 文 庫

中國歷史文獻學論

李 華 卿 著

言 行 出 版 社

~~1605363~~

目次

序

周

論語節錄

漢

漢書藝文志序節錄(班固)

關雎序(衛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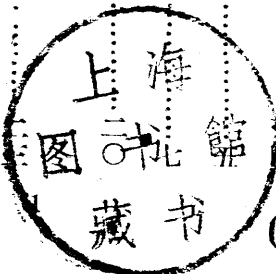
楚辭章句序(王逸)

論衡——白紀篇(王充)

詩譜序(鄭玄)

魏

典論——論文(曹丕)



056932

三都賦序(皇甫謐).....二五

文賦文章流別——論詩賦(陸機摯虞).....二七

六朝

雕蟲論(裴子野).....三五

宋書——謝靈運傳論(沈約).....三六

詩品序(鍾嶸).....三八

文心雕龍——明詩、樂府、詮賦、論說、總術(劉彥和).....四四

南齊書——文學傳論(蕭子顯).....五五

文選序(蕭統).....五七

顏氏家訓——文章篇(顏之推).....六〇

隋

上高祖革文華書(李諤).....六九

唐

隋書——文學傳序(魏徵)……………七一

文章論(李德裕)……………七三

史通——載文。二體(劉知幾)……………七四

答李翊書(韓愈)……………八一

與元九書(白居易)……………八三

杜工部墓誌銘序節錄(元稹)……………九二

詩品(司空圖)……………九四

宋

伊川擊壤集序(邵雍)……………一〇一

書梅聖俞詩後(歐陽修)……………一〇三

答謝民師書(蘇軾)……………一〇五

胡宗元詩集序(黃庭堅)……………一〇七

離騷新序(晁補之)……………一〇八

詩集傳序(朱熹)……………一一〇

樂府詩集序(李孝光)……………一一三

跋黃瀛甫擬陶詩(真德秀)……………一一五

正聲序論(鄭樵)……………一二六

元

論樂府主聲(吳萊)……………一二九

十二月樂詞引(孟昉)……………一二二

明

答章秀才論詩書(宋濂)……………一二五

文章辯體辨詩 辨騷賦(吳訥)……………一二九

文體明辨序(徐師曾)……………一三五

詩體明辨序(沈騏)……………一三七

詩賦羣書備考 論詩樂論賦(袁黃).....	一二九
元曲選序(臧晉叔).....	一四五
東川子詩序(唐順之).....	一四八
論文上下(袁伯修).....	一五〇
雪濤閣集序(袁中郎).....	一五三
詩歸序(鍾伯敬).....	一五六

清

五七言詩選序(姜震英).....	一五七
詩集自序(陳祖范).....	一六〇
七十家賦鈔序，詩選序(張惠言).....	一六一
文理(章學誠).....	一六六
日出人行(李白).....	一七一
文史通詩義教上下(章實齋).....	一七一

文言說(阮元)·····	一八三
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劉開)·····	一八五
讀詩說上(劉開)·····	一九一
古文辭類纂序(姚鼐)·····	一九四
復魯絜非書(姚鼐)·····	一九九
湖南文徵序 歐陽生文集序 復陳右銘太守書(曾國藩)·····	二〇一
與筱岑論文派書(吳敏樹)·····	二〇九
人境廬詩草自序(黃遵憲)·····	二一四
人間詞話節錄 元劇之文章 紅樓夢評論(王國維)·····	二一五
小說與羣治之關係(梁啟超)·····	二六四
致蔡子民書(林紓)·····	二七〇
附錄	
覆林琴南書(蔡元培)·····	二七五

周

論語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有以友輔仁。』顏淵

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雍也

文質彬彬，然而君子。雍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爲政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

鯉趨而過庭。曰：「詩學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季子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

鳥獸之名。陽貨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

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乎？」子曰：「賜也，始可以與言詩矣。告諸往而

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

「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八佾

漢

漢書藝文志序 班固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臨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輯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向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或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陽子雲，競爲侈麗闕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趨

之譜，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關雎序 衛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屭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生之

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鱗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楚辭章句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哲，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于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

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放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

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馳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

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論衡自紀篇 王充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讎怨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旣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尙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

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郡，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

好微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

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

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

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嚮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悲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

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

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

恩，故閑居作護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或譴謂之淺。

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爲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如神仙之藥以治魃，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護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

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淨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

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

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

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
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
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
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
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
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鄉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
爲公，筆辯以菴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殘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
古今言殊，四方談異；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
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朕獨不得此人
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
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
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遠詭於俗。

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譏，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

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與桃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營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迷頓。」

充書不能純美。

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

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贊，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

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暇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忘，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

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

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

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爲多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

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

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變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書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蠶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

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趁乎？」

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跡，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才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

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逐。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藏。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滂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

或喟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篤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始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

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禮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個儻

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鯨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遙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月日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

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受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遺，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曆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

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詩譜序 鄭玄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邴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

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詩時，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彼刦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此
页
空
白

魏

典論論文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

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禮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三都賦序 皇甫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

於是乎垂，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置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王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旣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陋也哉！

文賦 陸士衡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概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翠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漸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咀嚙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

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焱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僂僂，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遞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而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渙灑而不鮮。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意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緡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柚於予懷，恍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或若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乎所偉。

靡靡。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蚩而良和。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徵急，故雖和而不悲。

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囂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偶，又雖悲而不雅。

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汎。雖一唱而三嘆，固旣雅而不艷。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

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畎於拙目。彼瓊專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囊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蹊蹕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願取笑乎鳴玉。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駭還，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蹟，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乞乞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時撫空懷而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

伊茲文之爲用，向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暨，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

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文章流別論詩賦 摯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敍，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誅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技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辭意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

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言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此
页
空
白

六朝

雕蟲論 裴子野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嘗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請託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義，盛於時矣！梁鴻臚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旣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芬芳，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詩賦歌頌，百軼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擊祝，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齋，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

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向，滋有篤焉。自是閨閣少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顯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猶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與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著，』豈近之乎？

謝靈運傳論 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流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

篇，而繁音累氣，固亦多矣。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縱，久無嗣響。

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擘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年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逾麗之辭，無聞焉爾。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倖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

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綯、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先是郭景純用儻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舍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

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

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于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衣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于高明，無涉于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况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麟之今錄，庶周旋于閭里，均之于談笑耳。

者。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秦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矇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

變裁，請寄知者耳。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旣不被管絃，亦何取于聲律耶？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駢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宴離宴，鮑昭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

文心雕龍明詩

劉勰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朱云當作弦）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悟，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儒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

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博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晏，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

應璩白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緝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合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一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

耽。

文心雕龍樂府 劉勰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詔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糜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

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辭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軒岐鼓吹，漢世饒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制，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文心雕龍詮賦

劉勰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瞽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蔦之賦狐裘，結言扞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兒。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括字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旣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般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

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言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鷓鴣，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兒。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偉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逾；庾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十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縛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賦自詩出，分岐異派。寫物圖兒，蔚似雕畫。枿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裨。

文心雕龍論說 劉勰

聖哲彙訓曰：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論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關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

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護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失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恆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旣斃於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

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顏頊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托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睢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遞，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文心雕龍總術 劉勰

今（元作令，尚改）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

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

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疑有脫誤）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

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楊改）匪窮，

（元作躬孫改）「知言之選」難備矣。

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蕪（元作無朱改）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窈榘枵（字衍）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元作清）源，制

勝文苑哉？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乘（元作樂）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許改），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夫驥足雖駿，纏（元作纏許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恆存。

南齊書文學傳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

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貴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材，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詠撻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詠詩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詞，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古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顧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嗜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揚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何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所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蓋朱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

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疎慢闌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流，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借古語，用伸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咸五經，應據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神魂；亦由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尙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惟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詞；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文選序蕭統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比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

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悉。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旣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裊諧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

次則箴與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盥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輿，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帥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

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顏氏家訓文章篇 顏之推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禮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

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陰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輟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譎衡誕傲致殞，楊修丁虞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陵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陵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陵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詭癡符」。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詆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傍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犇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尊，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

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奏美新，妄投於關，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爲數字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七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瓶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常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遠，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俗，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綴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避諱

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雲詩云：「銀

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澤又飄歸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游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廩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喪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墊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槍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言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紱百揆。』姊誄云：『俛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

祖詩云：『我君餓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敍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綴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汝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詩云：『有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雉聲。』又云：『雉之朝鳴，尙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鷓，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

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齶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樸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雷流抱樸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鑿鑿。』銀鑿鑿，大鑿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鑿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鵝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咏，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

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簫散，宛然在目。穎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遽居響北闕，懽懽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車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詠。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爲冠絕。

隋

上高祖革文華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
『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
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
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爭文華，遂成風俗。
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存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
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
既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

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素儒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祖師，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事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以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廟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然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大朝，蓋縣令刺史，未行風教，尤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漏者多，請勸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唐

隋書文學傳序 魏徵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天緯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世，道躡軻而未遇，去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

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入文，縟綵鬱於雲霞，逸興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併吞梁荆，此風屬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返，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矜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集，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每遺；潤水圓流，不能十

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

近世誥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

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

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高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

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

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黻，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尙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孤裘』之什；其理證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

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

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鸛鷓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敍憂勤之至意，其君誰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

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珥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此諸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背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埋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慨也。

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鑿冰爲壁，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翔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歷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千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說，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

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

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以戒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提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史通二體 劉知幾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指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邱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

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邱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擊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邱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以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夫。此其所以爲長也。苦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

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邱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處三分得其一耳。邱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尙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邱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慙，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瓌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苟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竝行於世，異夫合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

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愈白。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月 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首。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敍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麤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滯陽，除鹽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貫，深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變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竇也。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敎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刑矣。

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已遠，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白無一二於時六義寢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

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尙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相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瞖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旣第之

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又授校書郎，詩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如足下，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道。始知文章，台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奏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邨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卽足下。足

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券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媿，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媼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

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牧，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

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思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章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癡。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游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

僕又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

已尙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律，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詮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語言也。微之，知我心哉！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

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

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逾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歛習，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

風調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

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耳；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附事於偃師，途次於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閱而銘其卒葬云。

詩品 司空圖

雄渾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沖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萑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日載歸。遇之匪深，卽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織纈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沈著

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洗鍊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霧餘水畔，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己，苦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沈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其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三辰，後引鳳皇，曉策六鯨，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疏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討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性情所至，妙不自尋，遇自之天，冷然知音。

仁德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苦欲死，招憩不來，百藏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爲雄才壯士？
佛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行莫至，臨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緜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巾，令色細縑，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期之，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樽酒，日往烟蘿。花覆茅簷，疏雨相過，倒酒
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餓殍。

流動

若納水輶，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
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宋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

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遺，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

達則專于淫洗，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水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敗壞之患，立至於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

子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

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性情，曾何累於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殆非通論；牽於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書梅聖俞詩後 歐陽修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

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籥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雜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於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者，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

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詩。

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歟。

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

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

今聖俞亦得之；然其要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

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

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答謝民書師書 蘇軾

軾啓：

軾受性剛直，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於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書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逮影，能使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胡宗元詩集序 黃庭堅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沈林泉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

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則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

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舉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

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不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

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友。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遺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

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又似於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時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辭不足道，而去王迹愈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嘆，極於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

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猶聘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己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爲義亦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之詩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賦，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

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解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詩集傳序 朱熹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

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

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

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於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

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

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則於學之也當奈何？

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者唯唯而退。

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樂府詩集序 李孝光

太原郭茂倩所輯樂府詩百卷，上采堯舜時歌謠，下迄于唐，而置次起漢郊祀，茂倩欲因以爲四詩之續耳。郊祀若頌，饒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以其始漢故題云樂府詩。樂府，教樂之官也。於殷曰瞽宗，周因殷，周官又有大司樂之屬，至漢乃有樂府名。茂倩雜取詩謠，不可以皆被之絃歌。且後人所作，弗中於古，率成於侈心，猶錄而不削，其意或有屬也。歲久將弗傳，監察御史濟南彭叔儀父前得其書，手自校讎，正其缺譌，及是更購求善本吳粵之間，重爲校之，使文學童萬元刻諸學官，曰將使世之學士皆得受業焉。上且興禮樂，此足爲之兆，屬孝光序之。

孝光曰：昔者聖人之作樂，鬯天地之和，達萬物之情，其德神明矣，徒心耳之娛哉！凡樂之制，羣聖人所增更，至於周而大備。周之歌樂，盡聖人之徒之所自作，其報祀天地百神，又皆遵用黃帝堯舜禹湯之樂舞；宗廟之中，神且下，則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舞招舞也，歌招詩也；然

則自雲門以下，樂皆自有歌，因可知矣。周時於黃帝堯舜相去二千有餘歲，而樂猶不壞，繇先王世世肄存，以遺後聖，故周公爲樂，頗遵用之。是皆羣聖人之所作，宜乎動蕩天地，變化國俗，曾不崇朝而后致。或稱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以質故弗用。余曰不然。豈其制久而遂亡不可復索，意周公不能無遺憾，曷使猶有存者，則周公並用之矣。

有漢高時，爲武德之舞，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而更曰五行。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詩三侯之章，而房中樂楚聲，至令唐山夫人爲歌。及孝武世，益爲十九章，則有宛馬產芝白麟赤蛟之物以明得意。至是聖制遂泯，而黃帝以下之詩於是始併亡矣。此非獨漢過，秦已帝秦，以爲功德上兼三王，改古制度，不師聖哲，棄先王之道弗復用，漢因而不修過，秦過也，漢不得不任之。且公子定去陳，虞招猶不廢；田仲微大夫也，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誠令漢訪求之，是時去古未遠，什二三倘可得哉。

孔子至自衛，歎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取殷周之詩，皆絃歌之，以求

口詔武雅頌之音。孔子所爲歎，殆周公之意也。然則後之繼周者，盍一思其本矣！繇今論之，殷周之詩具在，漢至於唐，若茂倩所次，又口口考，遺其所不可知，而講其所可知，其殆庶幾乎？余嘗竊謂用漢觀六代，其微辭顯義，口口古音多矣。及聞叔儀父言，又深有感於口口之志，故爲具著以俟。

至元六年十二月口口日，永嘉李孝光謹序。

跋黃瀛甫擬陶詩 真德秀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于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辭，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於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

王室，蓋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

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游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疊疊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正聲序論 鄭樵

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爲聲也，不爲文也，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旣不尙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詩者，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律，各隨所主而命。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樂謂之曲，主於絲竹之音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凡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以被之絲竹，凡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以形之歌詠。蓋主於人者，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取音而

已，不必有辭，其有辭者，通可歌也。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強生分別，正猶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也。且古有長歌行，短歌行者，謂有聲詩之長短耳。崔豹吳兢，大儒也，皆謂人壽命之短長，當其時已有此說，今之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爲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止，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令人感發而不失其度。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樂。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樂府在漢初雖有其官，然采詩入樂，自漢武始。武帝定郊祀，迺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莫不以聲爲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後人泥於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子斑者，但美繡頸錦臆，歌天馬者，惟敍驕馳亂蹋，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敍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意者蓋鮮矣，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

也。

自永嘉之亂，禮樂日微，則替，暨隋平陳，得其一二，則樂府之清商也。文帝聽而善之，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求樂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後，復無正聲，至唐能合於管絃者，明君，楊叛兒，曉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不幾於亡乎。

臣謹考撫古今，編繁節奏，庶正聲不墜於地矣。

元

論樂府主聲

吳萊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於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於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樂府，不爲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

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物，特以其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府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洞樂，詔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於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

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於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與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伎漸缺，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亂，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斑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

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尙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趣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爲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杼草濫，予昌元澤於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瀆秦踰，滲惺隋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寥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今，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是孰非，不亦難乎。

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爲樂府正聲，遺聲，樵性愛奇，卒無所去取，競則列敍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

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聲，自名古樂府之白，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爲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十二月樂詞引 孟昉

凡文章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言有雅俗，調有古今，聲有清濁，原其所自，無非發人心之和，非六德之外，別有一律呂也。漢魏晉宋之有樂府，人多不能曉，唐始有詞，而宋因之，其知之者亦罕見其人焉。今之歌曲，比於古詞，有名同而言簡者，時亦復有與古相同者，此皆世變之所致，非故求異乖諸古而強合於今也。使今之曲歌於古，猶古之曲也；古之詞歌於今，猶今之詞也。其所以和人之心，養性情者，奚古今之異哉！先哲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不其然歟。

嘗讀李長吉十二月樂詞，其意新而不蹈襲，句麗而不惰淫，長短不一，音節亦異，傍構冥思，朝涵夕詠，諧五聲以攤其腔，和八音以符其調，尋繹日久，竟無所得，遂輟其學，以待知音者出，而余承其教焉。因增損其語，而彙括爲天淨沙，如其首數，不惟於尊席之間，便於宛轉之喉，且以發長吉之蘊藉，使不掩其聲者，慎勿曰侮賢者之言云。

此
页
空
白

明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

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摩摩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爲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詩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

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旣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

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帥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傲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饈，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不逮者焉。唐初承隋陳之弊，多尊徐庾，遂至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臨元大寶中，杜子美復

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姿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潛靈運，而句意向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同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則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尙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

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自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韋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又廢矣。自此之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煨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

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

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

濂白。

文章辯體辨詩 吳訥

古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尙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

晦菴先生嘗答羣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桓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卽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嗚呼，學詩之法，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焉。

國風雅頌之詩，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則間出而僅有也。選詩四言，漢有韋孟一篇，魏晉間作者雖衆，然惟陶靖節爲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是也。宋齊以降，作者日少，獨唐韓柳元和聖德詩平淮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製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後人所及，自是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爲尙，而四言益鮮矣。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於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誚。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有性情六義

之正者，爲得之矣。

辨騷賦 吳訥

古賦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諸侯卿大夫受接鄰國，必稱辭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儒荀卿及楚屈原，雖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僂詩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成相等勿錄。尙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僂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於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楚辭，楚國名祝氏曰，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旣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

有詩人之義，但稍變其之本體，以兮字爲讀，遂爲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於是焉。又按晦庵先生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敘事陳情，感今懷昔，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託物與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作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矣。

兩漢 祝氏曰：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禮，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禮，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尙辭而不尙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又或失於辭，尙禮而不尙辭，則無詠歌之遺，其於麗雅何有。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賦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

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瞻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禮，有不暇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以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試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三國六朝。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况，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則愈好，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豔，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整矣而愈求，研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

之餘情矣。於此只歎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義其終不泯也。

唐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頽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就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焰，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道，而特尙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宋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爾，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兼之矣。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會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

數然者觀於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文體明辨序 徐師曾

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奧，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狹而修曲，爲宮必圓，爲籓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圓，爲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况文章乎？

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書體六，今存者三，厥後顏氏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賢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辭，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

至於以敘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敘事者，乃敘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爲作也。

曾成童時，卽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真詮，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尊爲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帙，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賦中先儒，並稱姓名，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編所錄，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無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並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

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辨，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

詩體明辯序 沈騏

詩，其昉於邈古之世乎？若古史所傳，有其音無其韻，亦初不限言數，短或二言，多至八九，或韻在末句之上，又或重用叶字，然則道志之言，約如文耳。唐虞以前，有歌謠之名。舜典始著詩稱，蓋雜繇詞歌銘之中，未有定體也。

自太史著探風之職，而商周之間，乃定風雅頌之規，有比興賦之格，孔子刪之，卓然取遊人野女之謳吟而定曰詩，爰是有其區域矣。此後宜盛而衰，迄於戰國，其確然以詩名者，惟見荀卿一章；至楚屈平，別衍詩體爲騷，斯變風亦絕。

漢初，唐山夫人造安世房中歌十六首，遂爲樂府祖，而詩遂中分今古。武帝製落葉哀蟬而有曲名，班婕妤製怨歌而有詞名，司馬相如製封禪而有頌名，息夫躬製絕命而有辭名，卓

文君製白頭而有吟名，韋孟諷諫，東方朔誠子，蘇武李陵贈別，王昭君寫怨，西漢之可見如此。其他古詩十九，焦仲卿妻詩，亦系之東京。班固傅毅孔融輩，寥寥希聲。魏之武文，歌行絕勝，陳思尤稱清雄，然建安七子，風流首唱矣。嵇阮超逸，有古詩人遺矩。晉代則張華傅玄陸機，陸雲潘岳左思，雄峙於前，郭璞孫綽王羲之陶潛，揚輝於後。宋世最稱顏謝芙蓉雕績，五言爲勝，而鮑昭亦來俊逸之譽。齊梁雖云體格卑靡，而齊之謝朓，後人賞其句可驚人，梁有武文二帝，發唱於上，沈約江淹任昉之流，奔軌於下，亦代有其勝也。陳有徐陵江總之華豔，北周有庾信之清新，隋有薛道衡之奇拔，然論統爲八代之衰，何歟？

唐以詩名一代，而統分爲四：太宗王魏諸人，首開草昧之風，而陳子昂特以澹古雄健振一代之勢，杜審言劉長卿沈佺期宋之間，張說張九齡亦各全渾厚之氣於音節疏暢之中。盛唐稍著弘亮儲光義王維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齡高適之閑遠，常建岑參李頎之秀拔，李白之朗卓，元結之奧曲，咸殊絕衆倫。而杜甫獨以渾雄高古，自成一家，可以爲史，可以爲疏，其言時事最求悚切，不愧古詩人之義，亦詩之僅有者也。中唐彌矜琢鍊，劉長卿以古樸開宗，韋應物

錢起之雋邁，盧倫顧况劉禹錫之揚厲，及元白唱和之作，韓柳古風之體，張籍賈島孟郊之清刻，李賀之怪險，是其最也。晚唐體愈雕鏤，杜牧高爽欲追老杜，溫李西崑之體婉麗自喜，皮陸鹿門諸章往往超勝。

若夫詩餘之體，肇於李白，盛於晚唐，然晚唐之詩不及其詞，亦各有其媵也。宋興其風彌盛，周美成柳永秦觀張先諸人皆以豔婉爲調，蘇軾特以豪曠見雄，亦詩餘之變格，才人之極致矣，而宋竟以此稱一代之制，此原集所以系詞於詩後也。爲之約略其源流如此。

詩賦 袁黃

大矣哉，詩之爲義也！情感天地，化動鬼神，聲被絲竹，氣變冬春。

其得意而詠物也，遊寸心於千古，收八埏於一掬；漱芳藻，采遺穀，志翼翼以凌雲，心競競而刻鵠，擬去浮而肖形，期得髓而遺肉。其因詠而成詩也，選文入象，就韻摹心，發新聲於奇磬，謝落葉於故林；詞卽近而寓遠，意沿淺而入深。至於聖皇在宥，負扆臨軒，觀羣后兮，雍雍碧玉；

賁八蠻兮，濟濟青旂。述朝會之盛事，被聖德於管絃。宜肅雝而淵廣，殊不取乎新妍。或虎觀春筵，承明夜讌。淑女提壺，美人侍饌。紀公燕兮，樂易而典醇。歌房中兮，和平而感戀。欲崇正而獻箴，亦戒謠而忌絢。若九廟獻歌，南郊設頌。欲正欲嚴，欲莊欲重。誇則爽直，疏則鮮用。乃至元戎出境，萬騎屯雲。出馬鏡歌，旋師凱文。詞宜壯兮，不宜忘警。氣貴嚴兮，尤貴拊循。夫楚臣被放，漢妾辭宮。羈客裘敝，孀閨淚窮。孤孽遭謗，無路自通。或以短韻而鳴隱志，或以長篇而寫幽衷。怨而不怒，微而若蒙。履患難兮如素，處憂戚兮靡恫。或秦楚兮異國，復窮達兮殊陟。行子斷腸，居人罷食。風蕭蕭而興悲，草萋萋而變色。款款贈言，瀝肝吐臆。敍生平之雅情，勸佳人之令德。箴而不諛，婉而不直。如春草兮始生，秋月兮正明。炎威侵篔簹，寒雲滿坪。遵四時而歎逝，感萬物而若驚。勿徒流連乎光景，宜留邃意於新聲。乃若故宮黍茂，別殿鶯啼。空山遠眺，綠野俄睇。覽古跡兮發今悽，痛前事兮開後迷。言不盡意，意不局題。又若南山祝年，標梅賀婚。思賢悼往，臨喪輓言。志喜兮樂以則，如哀兮傷以悼。樂不蕩志，傷不斷魂。此詠言之雜態，亦藝圃之紛蕃也。

是以抱碩德，秉孤忠。訴閨情兮遠廣聖功，鋪王化兮近指草蟲。詞能動物兮色象俱空，美

刺無迹兮斯謂之風。正語是非，莊言真假，文而不靡，質而不野，言關世教，斯謂之雅。蕭雖布聲，清廟展誦，揚休功而信徵，贊祖德而情洞，不詭不浮，若勸若諷，形容曲盡，斯謂之頌。情見乎詞，志觸乎遇，微者達於宏，逝者使之悟，隨性情而敷陳，視禮義爲法度，衍事類而逼真，然後可以爲賦。假幻傳真，因人喻己，或以卷石而况泰山，或以濁涇而較清濟，或有義而可尋，或無情而難指，意在物先，斯謂之比。感事觸情，緣情生境，物類易陳，衷腸莫罄，可以起愚頑，可以發聰聽，飄然若羚羊之挂角，悠然若天馬之行徑，尋之無蹤，斯謂之興。

六義既陳，淑慝攸分。如其情存魏闕，汎詠楚雲；心纏鮑臭，虛述蘭芬；旣真宰之相違，縱華靡而不文；倘餘蕞之未剪，類徧絃之獨撐；宮唱而商靡應，金調而石未平；苟絲毫之有虧，雖成文而不精。性靈未協，心氣多魔；失溫柔之家法，象急管之偏頗；恨湍流之迅激，故雖精而不和。詞如合璧，意不貫珠；篇有死句，句無活膚；首尾不屬，聲調多迂；惟生理之不完，雖文和而實枯。是以內騁心靈，外闡物精；振之則山立，蓄之則淵澄；運之則行雲流水，飾之則簇錦飛英。或濃如醴酒，或淡若太羹，或急如躍矢，或緩若調箏，或始徐而終促，或似譎而實貞，或外稿而中腴，

或言隘而意闕，或化腐而趨新，或因奇而造平。詩體多途，詩情萬疊，修詞者迷根，尙理者棄葉，擬華實之兼收，庶二妙之相接；曹劉聞之而魄喪，李杜遇之而氣懾，回大雅於狂瀾，振頽風於百劫。

羣書備考論詩樂 袁黃

夫詩者，樂之祖也。詩言志而成聲，律和聲而成樂，虞典記之，故感人心者，莫切乎聲，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不感者。聖人因其情，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深入，類衆而情見，情見則感易交。

三百篇勸美懲惡，王化本焉。風雅道微，楚騷繼響，詞稍激露而徬徨，則猶變雅之遺也。漢興，相和諸曲變爲五言，河梁傷別，采桑述志，婉而不露，猶足形四方之風焉。漢武帝不博采古制，協比聲律，乃以嬖人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采風之義變爲靡曼之音。末流漸沿清商，四絃混入樂部，桃皮箏，總白橫吹，樂亡而詩益下矣。迨魏三祖，崇尙雕蟲，浮靡之風，濫觴於此。沈

絢創四聲八病之法，宮羽相變，低昂舛節，格甚密而唐律基焉。至陳隋開元間，流弊已極。陳子昂感遇詩，漸復爾雅。李杜諸公，比響聯辭，雲委波屬，一洗六代之穢。然嘲風弄月，建安前之清音，莫能嗣者。李白所以發憤而歎也。中晚以降，詩運衰而長短句始出，纖巧輕蕩。元人又翻爲豔曲，四始六義，蕩然盡矣。

夫四五七言，博士家撚鬚而吟豔曲，固所赅顏而不道也。然南呂中呂，古樂之遺者，獨豔曲有之，而四五七言，視十二律若爰居之不習，何也？騷賦而樂府，樂府而古律，古律而詞曲，人心所自變者，真詩也。四五言，詩之迹也，真詩故與律自相通也。則古樂之若何而衰，若何而復，較然矣。吾非謂亦今之巴謳郢唱，遂可比諸管絃，然文人仰屋梁而吟者，又不若巴謳郢唱，足以言志也。是故議正樂當正詩，欲正詩當識其旨，何也？溺人必笑，笑痛於哭也；美女必顰，顰妍於笑也。七情之用，或順之而塞，或反之而暢，詩固以暢吾情也。故不顯非詩，不隱非詩，格諸喉而不得盡者非詩，疾聲大呼傾藏而盡者非詩。詩之道微而彰，淺而深，遠若近，近若遠，使人不可解而可悟。合此則鄭衛桑濮不得刪，而不合則俳而已耳。漢隴西行，賓主揖讓美詞也，而健

婦持門戶，一語微譏。烏生曲，遊獵詞也。而嗒我二字，默寄憂時俟命之旨。去古未遠，猶得十二三。今下者局宋之俚，高者襲唐之俊，間或浮慕兩漢，至十九首止耳。鮮有究心古樂府者，豈非以十九首詞猶麗，而相和曲旨更深哉？嗟乎！簫韶鐘鼓之不諧俗也久矣。不識漢詩，而抵掌三百篇，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聽古樂而恐臥，人情曷足怪乎？

論賦 袁黃

自風雅變而賦作，去古未遙，梗概足述。專源性情，比興互用，六義彰矣。諄復貫珠，千言非贅，情理罄矣。規撫天地，聲象萬物，體無常式，變化殫矣。四聲不足，八病匪瑕，宮商縱矣。賦也者，篇章之象著，而歌謠之鐘呂也。

靈均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之言，因物賦象，絳幃格論，塵尾清言也。宋玉以文緯情，雅奧婉至，多風而可釋。楚臣之堂奧也。枚乘八公長卿之流，披形錯貌，雕藻極妍而不浮，辭人之軌轍也。若忠憤激昂，直寫胸臆，手不繪句，句不琢字，賈誼是也。比偶爲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

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大抵賦擅於楚，昌於西京，叢於東都，沿於魏晉，敝於五代，迨律賦興而斬然盡矣，此其概可舉者。

自愚意論之：詩莫病於輕淺，賦莫病於艱深，學步可嗤，效顰增醜。有能肖心吐理，觸吻成文，變合風雲，自出機軸，斯足貴耳。三復楚辭，眷戀宗國，九死之深，至於天問，曾無銓次，婉惻彌深，此豈有成轍可做哉？後世諸君子，愛櫛忘珠，極意鏤畫，無疾而呻，人爲掩耳，晚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鬪靡，故必冗。險韻在兒，類書充棟，一經繙閱，可就萬言，寧須廁溷，置筆硯哉？蓋賦體弘奧，非可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也。然吾欲以其宏且肆者盡吾才，而不欲借以文吾短；以其古且奧者宜其體，而不欲因以晦吾意。浮雲無心，賦形爲象；吹萬成音，不假管弦，豈非天地間真賦哉？

昭代此道，上掩唐宋，操觚輩出，採摭富麗，體式古雅，洵足繼漢晉而稱雄矣。然亦擬議合轍，沿波爲淪耳。盡抉蹊徑，嗣響靈均，尙俟君子。

今南曲盛行於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關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爲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託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

所論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者？詞本詩而亦取材於詩，大都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語，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宇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有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關目緊湊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九宮，已少其半。至於一曲中有突增數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是見才，自非精審於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况以吳儂強效僉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模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其忘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

優孟衣冠，然後可與於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

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之論曲，有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絃；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絃索，猶南之合簫管，摧藏掩抑，頗足動人，而音亦嫋嫋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絃，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蘇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臙山陰徐文長彌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爽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養仍庶幾近之，而識之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疎其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奇，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爲南曲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焰，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

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道，而特尙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制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宋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爾，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兼之矣。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於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東川子詩集序 唐順之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鄰於悲，斯其爲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

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澁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化之音有病其疾而強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鬪，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

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愾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怛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鄰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

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馱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疎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塞垣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

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爲楚聲，竊喜東川子之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論文 上 袁伯修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在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卽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跼，稱取曰挺，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倅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字句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未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

公然擄搆古文，奄爲已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摸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摸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已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都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頗尙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圖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殺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乎？

論文 下

燕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响，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造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到，大哀者必痛號，大亂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可無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伴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忘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白，幾不免於曳白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

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卽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敍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荆川，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摸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於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在摸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况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雪濤閣集序 袁中郎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鞞紅

鶴翎，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隕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槩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期駢麗釘餽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餽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由於淡，然其敝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

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撫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游吳而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闢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諸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放逸士輩出，爲脫其粘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孰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之敘。

詩歸序 鍾伯敬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人之名與實俱殉之，吾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虛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無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心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

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文，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其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於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何故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於此中，而卷使人不得有所止也。

五七言詩選序 姜震英

文章之流敝，以漸而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爲衰世之文。戰國繼之，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書，奇橫恣肆，雜出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泯焉無限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西漢文益奇偉，至東漢而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魏晉六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殆貞元大儒出，始倡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朴，力芟六代浮華之習。此又一變也。

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國風之不作者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况和之，風雅稍興。此亦詩之一變也。漢初，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爲極盛。餘波及於晉宋，頽靡於齊梁陳隋，淫豔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益起，大雅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

夫敝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誠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卽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爲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爲史漢，明矣。今或者欲殉唐人之詩，以爲卽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通論哉？余嘗譬之：富人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日卽於壞廢，後有富人者居之，閉閤

崇如，墉垣囊如，非不霍然改觀也，然循其涂徑而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類靡，固亦漢魏之支派也，唐人之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然矣，無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以復識者乎。

故文敝則必變，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君子既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之選，其蓋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柏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爲異論所淆惑矣。集中分別部次，具有精意，己具先生自爲凡例中，不備述。

詩集自序 陳祖范

古無詩人，三百篇可知誰作者，十止得一二，蓋夫人而能爲詩，夫詩而皆有係於時也。古之制，田功旣畢，男女同巷夜績，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以備太史之選。是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樂，此風詩之所由興也。大抵詩之作出於無心，則其情真；又必各有所爲，故其義實，情真義實，故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匹夫匹婦之歌吟，可以察治忽也。

後之詩人則異是；彼旣以詩自命，人亦以詩相屬，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詩爲主而心役焉，以詩役心，則心非其心，特牽有詩耳。詩於是無真性情，以外物役詩，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古之詩，男女自言其傷，而關盛衰；

後之詩，文人學士敝精勞神，期以鼓吹風雅，反或無與於得失，其故何哉？誠僞之分，醇醜之判也。

予於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尋其本。收拾舊作，其無爲而作者去之，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己事者，工拙所不計也。

七十家賦鈔序 張惠言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是。

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慨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濛濛，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礮谿谷，風雲霧霧，震霆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

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蠃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鬥，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詞，回悟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高崧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旨，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稱，並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禮也。

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返，壞亂而不可紀，誦而不觚，盡而不斂，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

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則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

其與物椎拍，宛轉冷汰，其義穀輓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瑣，鞅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稟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與物無弊，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慮，頡滑而不可居，開決窳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明神爲之囊，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楊雄恢之，脅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掇，鉤子敢悟，而倣俛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瞻而不華。連犴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崖，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郢郭，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辭也。塗澤律切，苓藪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拚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

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擗乎故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擗於同，不獨於異，其來也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於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僕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襮，錢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空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冷冷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返，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於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躑躅，則楊雄班固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於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慨乎其未之或聞也。

詩選序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探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

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

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淫蕩靡曼，難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罔不惻隱肝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飾而已。

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麗閎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諱，競變新調，詞之雜流，由是而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通脫放浪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碎奔折，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墜，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齟齬，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

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庶幾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文理 章學誠

偶於良字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字，啞然失笑，以謂：「已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編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偽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

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

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知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

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沉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儻乎！

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

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搗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

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撥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此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

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

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

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矣。

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

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日出入行 李白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

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

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

文史通詩義教上 章學誠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

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

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

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禮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

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

爲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書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逵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做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

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

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

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有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

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文史通義詩教下章學誠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

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托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聞，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

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卽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腴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詁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

闡幽玄也。六藝非可能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味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味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丘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

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實，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編較讎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敍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始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意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爲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

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范陳晉末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卷矣。（說詳外編較離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爲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况文集所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一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

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一體，賓戲當別爲「戲」

體矣。文選者，辭階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哀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

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文言說 阮元

古人無筆、墨、紙、硯之便，往往鑄金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互言曰言，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從口從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

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文，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詞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也，乃得謂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理，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事，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涇，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當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同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與阮芸臺宮保訖文書 劉開

芸臺先生執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戀之私，未間時日。先生政高兩粵，威播八蠻，勳業之彪炳，聲聞之薰燦，海內之人，莫不誦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

本朝論文，多宗望溪，數十年來，未有異議。先生獨不取其宗派，非故爲立異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奮其獨見也。夫天下有無不可達之區，卽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卽有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也，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五都之市，九達之衢，人所共由者也。崑崙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錦繡之飾，文采之輝，人所能致者也。雲霞之章，日星之

色。人必不能爲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無決隄破藩之識者。未足窮高濶之旨。無摧鋒陷陣之力者。未足收久遠之功。縱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間。自有古人不能盡爲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衆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尙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豈獨無取於望溪已哉。卽八家亦未必盡有當也。

雖然。學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巖。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見其爲盡非也。學秦漢者優矣。而李北海。李滄溟等。竟未有一獲。未見其爲盡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請得以畢陳之。

蓋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齊出而始衰。謂之盛者。由其體之備於八家也。爲之者各有心得而後。乃成爲八家也。謂之衰者。由其美之盡於八家也。學之者不克遠溯。而亦卽限於八家也。夫專爲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韓退之約六經之旨。兼衆家之長。尙矣。柳子厚則深於國語。王介甫則原於經術。永叔則傳神於史遷。蘇氏則取裁於國策。子固則衍派於匡劉。皆得力於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仿其辭。遂可

以爲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爲文也，忠愛之誼，惻憫之思，宏偉之識，奇肆之辨，談諧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効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爲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爲之，則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滄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微引波瀾，鏗鏘鏗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子瞻，又掃子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沉浸濃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皆而不敢學。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謨讜議，著於朝廷，立身大節，炳乎天壤，故發爲文辭，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學之者無其抱負志節，而徒津津焉索之於字句，亦未矣。此專爲

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

然而有志於爲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於西漢，而漢人所謂文者，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亦有之，不克多見。至昌黎始工爲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爲山水雜記之體，廬陵始專精於序事，眉山始窮力於策論。序經以臨川爲優，記學以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學者必先從事於此，而後有成法之可循，否則雖銳意欲學秦漢，亦茫無津涯。然旣得門徑，而猶囿於八家，則所見不高，所挾不宏，斯爲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學文者，其始必用力於八家，而後得所從入，其中又進之以史漢，而後克以有成。此在會心者自擇之耳。然苟有非常絕特之才，欲爭美於古人，則史漢猶未足以盡之也。夫詩書退之旣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經爲文，亦徒出於詩書，他經則未能也。夫孔子作繫辭，孟子作七篇，曾子闡其傳以述大學，子思困於宋而述中庸，七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爲禮記，豈獨義理之明備云爾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學者，必實有得於此，而後能明道以修辭。於是乎從容於孝經，以發其端；諷誦於典謨

訓誥，以莊其體，涵泳於國風，以深其情，反覆於變雅、離騷，以致其怨。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左氏之宏富，國語之修整，益之以公羊，穀梁之清深。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大載記之條暢，考工記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楊雄之切實。如是而又以爲未足也，則有老氏之渾古，莊周之駘蕩，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勁直，韓非之峭刻，孫武之簡明，可以使之開滌知識，感發意趣。如是藝術旣廣，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則有呂覽之賅洽，淮南之瓌瑋，合萬物百家以汎濫厥辭，吾取其華而不取其實。如是衆美旣具，而更欲以盡其變也，則有山海經之怪豔，洪範傳之陸離，素問、靈樞之奧衍精微。窮天地事物以錯綜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編觀以資其業者也。皆漢人所節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學道則幾於雜矣，以爲文則取精多而用愈不窮。所謂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爲之者也。而變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猶未足爲神明其技者也。有志於文章者，將殫精竭思於此乎？抑上及史、漢而遂已乎？將專求之八家而安於所習乎？使史、漢之於八家也，其等次雖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後，非先王莫能明也。

且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追楊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子由同列於八家，異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卽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慙。使後人不足於八家者，蘇子由爲之也；使八家不遠於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理，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卽較之子由，亦似勝也。然望溪豐於理，而膏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弊，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歟？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夫非常絕特之才，必盡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開獨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於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將摩崑崙之高，探渤海之深，煥雲霞之章，揚日星之色，恢決隄破藩之識，奮摧鋒陷陣之力，用之於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詞，以漢人作氣體，運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周末諸子，則所謂爭美古人者，座

幾其在焉！然其後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相之宜，亦不可不預熟也。

芻蕘之見，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瀆陳左右，且以當面質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聞斯言，唯開敢爲此言。伏惟恕狂簡之咎，而加之以教，幸甚！

讀詩說上 劉開

古之教者，始於人情，故論平而行之有效；後之教者，純以天理，故論高而行之無功。古之爲教，使人樂之；後世爲教，使人苦之。孔子之教有四，以文爲先。文莫大乎六經，經之垂爲恆教者有三，以詩爲冠。夫詩者，所以治人之性情也。以古人之憂樂動天下之心思，使之出於正而已矣。樂正之所崇，下學之所事，自成周以來，罔不由之，故學而有得者，必通乎詩。是故多聞強識，精於名物之訓，可以爲博矣，未可以爲善讀詩也。感物造端，升高作賦，可以爲大夫矣，亦未可爲善讀詩也。古之善爲詩者，施之於爲政，用之於立言，故先王之教以詩也，可以正人心焉，可以善風俗焉。君子之學於詩也，可以厚性情焉，可以變氣質焉。夫難變者莫如氣質，惟詩能

之，至於變化氣質，而其功用大矣。孔子論爲學之序，首曰興於詩，言感發心志，舍詩則無自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言初學之要，必先之以詩。而後本末鉅細，可以漸底於成也。其告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言修之於身而化成於國，王道必起自近也。夫教亦多術也，而感人之速，化人之深，無如詩之顯且易也。自古聖賢未有不得於詩教，而能造於大中至正之域也。

後世以聲律詞藻爲詩，舍六藝之正以求一言一韻之工，於是五七言之體興。而三百篇之誦讀，視爲具文，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學之所以淑其性情，皆置而不講矣。嗚呼！此人心學術所以不如古歟？

夫聖人之爲教也，固不能奪天下之所安，而予之以所難也，亦順其情而利導之也。夫詩者所以順人情而導之以正也，順情而導，則其教易行，而學易入。故詩爲雅言之首，而學者之始事，必由是焉。是故善讀詩者，因古以觸今，感物以見志，沈潛乎諷誦，反覆乎篇章，而慈仁忠孝之意，油然自生。父子以恩，君臣以篤，兄弟以和，夫婦以順，朋友以厚，此皆天性之發於中而

不能自己者也。夫天性之發，非出於矯飾，故詩之移人性情也，亦動於自然而非有所苦焉。且夫強之弱者去必速，貌爲合者神易離，惟詩之感人也，因其天真之動，故雖草野閭巷，亦觸於歌泣而不自禁；唯人之感詩也，本於中心之誠，故能歎慕流連，遂被其潛移而不自覺；此詩之爲道，所以爲治心之方，入德之門，而賢愚皆可共勉者也。夫溫柔敦厚者，詩之旨也；纏綿悱惻者，詩之情也；人必有纏綿悱惻之實意，而後可炳爲事功，蘊爲道德，否則鋪張砥礪，亦僞而已矣。故正人心，善風俗，莫要於詩，故讀二南可以奮興，列國可以諷刺，正雅可以則，變雅可以怨，豳可以圖始，頌可以樂成。故詩者，中和之用，人人之所不能忽者也。故釋其辭，歌其聲，婉而不隱，直而不犯，和而不隨，怒而不迫，躁心得失焉，矜氣得平焉，容亡得安焉。故詩之始可以厚人性情，其繼也可以變化氣質。夫氣質變乃可入道，詩之功至此成焉。故有志聖賢之術者，不須史離詩，非徒以之澤躬而已。

後之才士，既不知古人之所以爲詩，故流蕩而不之檢。後之儒者，又擯詩爲詞章，而不知因人性而示之則。故並置三百篇之宗旨，而不以之爲教，於是專以禮義之說，防閑天下，而天

下終決而去之，是強制其心而非性所樂從也。是以能暫而不能久，陽奉以名，而陰吝以實也。夫先王之昭法垂戒，孔子之開示初學者，其言具在也，而必別爲名目以曉世焉，是我讀詩不詳之過也。

古文辭類纂序 姚鼐

鼐少聞古文法于伯父蘆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游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于今日，其爲道也一也。知其所以當，則于古雖遠，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于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

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于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于六經孟子。子厚取于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于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諠忠

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真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訴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于此。

詔令類者，原于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于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

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旣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于詩，歌頌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

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贊頌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常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于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復魯絜非書 姚鼐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况嘗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

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

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鼎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徧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鑠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初升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洋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如濇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弦管之

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

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

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含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館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如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湖南文徵序

曾國藩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

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所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

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縛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

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

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况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

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遠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櫬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鐘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莊存，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檀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

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宋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自洪楊倡亂，茶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

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瀟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歎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復陳右銘太守書 曾國藩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恨。

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衆攬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

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

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
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
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
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
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
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
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國藩粗識途徑，所得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
以資參證。

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
憂。直隸土壤磽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
未易以文告爭耳。

與筱岑論文派書 吳敏樹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

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

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乃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

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况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

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望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己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

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

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專。廣專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王益吾曰：宗派之說，最爲誤人。此文足以開拓學者心胸。至論姚氏，未爲允當。曾文正有致南屏書一通，附錄於此。書云：

『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稱引並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

「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寧可謂平？」

『至尊緘有曰：「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閔惜。昔睹醜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污累，至糜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爲案據，何不捐輸臣賞，摘除大名，亦一法也。』

『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邵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

『送人序，退之爲之最，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樑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

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藩。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

「往歲見寄之書，似尙不逮今秋惠書。暫復筱岑書之雅深。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則軍中卒卒，少閒適之味。惟希嚴繩而詳究之。」

「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迴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歷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

「弟約束文武，略似塾師之待弟子，不至縱弛。去夏惠箴規二事，研生父子之在敵營，弟相待之意，始終本末，尙不至失之過薄。至卑官失禮一節，甲辰秋有此事，外間以爲口實。至今亦尙親愛，視世之口不言而心啣之者有間。邇來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

於前。將求一中之道而從事，又不可以遽幾，蓋嘽然也。」

人境廬詩草自序 黃遵憲

余年十五六，卽學爲詩；後以奔走四方，馳驅少暇，幾幾束之高閣；然以篤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餘事及之，雖一行作吏，未遽廢也。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誠戛戛乎其難！雖然，僕嘗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自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

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聊書於此，以俟他日。光緒十七年六月，在倫敦使署。公度自序。

人間詞話節錄 王國維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唯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莊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鬧」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輕」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挂小銀鈞」何遽不若「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境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

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俊主是也……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綉轂雕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真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霸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爲工，則古今類書俱在，又安用詞爲耶？宜其爲指要所譏也……

白石寫景之作，如「廿四橋仍在，波心蕩，波目無聲」，「數風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榭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

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手其間耶。

間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卽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遊味春草上半闕云：「闌干十二猶憑，春情碧遠連雲，二月三日，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上，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生平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長夜，何不秉燭遊。」「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莫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直悟月輪繞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

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宋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余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此也。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詩人必有輕視萬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久不歸，空牀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賤，輒軻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讀之者但覺其神力瀰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惡其游也……

元劇之文章 王國維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韓文靖邦奇）者。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詩，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尙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

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

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在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其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元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卽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

茲舉數例以證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回家來仍作個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

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春雲暮。尙兀自脚趂起，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

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

又如寶娥冤第二折：

【鬪蝦蟆】空悲感沒理會；人生死是論迴。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寶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觀矣。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空服徧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膽膿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縹渺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呵，使著軀殼。一會家混沌呵，

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

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

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迥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拗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挂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佇立多時，徘徊半響。猛聽的塞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真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

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顛顛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此猶僅用三字也。

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穩不丕土坑上迷彪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婆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疎刺刺沙轡雕鞍撤了鎖鞵。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則所用疊字，其數更多。

【貨郎兒六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瀟湘夜雨。正值著窄窄狹狹溝溝，
塹塹路崎嶇，黑黑黯黯彤雲布，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
開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著颼颼摔風，淋淋淥淥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糲
糊，撲撲簌簌濕濕淥淥疎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

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
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負於此者，實不少也。

元曲分三種。雜劇之外，尙有小令套數。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中
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之一折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則以自敍爲事。此其所以異也。
元人小令套數之佳，亦不讓於其雜劇。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見元人之能
事也。

小令

天淨沙（無名氏。此詞庶齋老學叢談，及元刊樂府新聲，均不著名氏。堯山堂外紀，以爲馬致遠撰；朱竹垞詞綜仍之，不知何據。）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套數

秋思（馬致遠，見元刊中原音韻樂府新聲。）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晚來清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

【離亭煞宴】蛩吟罷，一枕纔寧貼；鷄鳴後，萬事無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滴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個幾登高節。囑付與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彷彿唐人絕句。馬東籬秋思一套，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套數中第一。誠定論也。此二體雖與元雜劇無涉。可知元人之於曲，天寶縱之，非後世所能望其項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爲妥也。

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辛旸，自成馨逸，均不失爲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

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

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抑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視漢卿，故甯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

元劇自文章下言之，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況，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典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爲一專書。此又言語學上之事，而非此書之所有事也。

紅樓夢評論 王國維

第一章 人生及美術之概觀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憂患與勞苦之

與生相對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憂患與勞苦者，人人之所惡也。然則詎不人人欲其所惡，而惡其所欲歟？將其所惡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終非可欲之物歟？人有生矣，則思所以奉其生。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寒而欲衣，露處而欲宮室，此皆所以維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則數十年，多則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爲不足，於是於數百年之生活外，更進而圖永遠之生活。時則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進而育子女矣，則有保抱扶持飲食教誨之責，婚嫁之務。百年之間，早作而夕思，窮老而不知所終，問有出於此保存自己及種姓之生活之外者乎？無有也。百年之後，觀吾人之成績，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種姓之生活之外者乎？無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種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於是相集而成一羣，相約束而立一國，擇其賢且智者以爲之君，爲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學校以教之，爲之警察以防內奸，爲之陸海軍以禦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爲也。夫人之於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設計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歟？吾人之憂患勞苦，固亦有所以償之者歟？則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

質，熟思而審攷之也。

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爲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伯。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卽起而乘之。於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鐘表之擺，實往復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爲苦痛之一種，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謂之曰快樂。然當其求快樂也，吾人於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樂之後，其感苦痛也彌深。故苦痛而無回復之快樂者有之矣，未有快樂而不先之或繼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與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減，何則？文化愈進，其知識彌廣，其所欲彌多，又其感苦痛亦彌甚故也。然則人生之所欲，既無以逾於生活，而生活之性質，又不外乎苦痛，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吾人生活之性質，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識，遂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係，——卽與

吾人之利害相關係。就其實而言之，則知識者，固生於此欲，而示欲此以我與外界之關係，使之趨利而避害者也。常人之知識，止知我與物之關係。易言以明之，止知物之與我相關係者，而於此物中，又不過知其與我相關係之部份而已。及人知漸進，於是始知欲知此物與我之關係，不可不研究此物與彼物之關係。知愈大者，其研究愈遠焉。自是而生各種之科學，如欲知空間之一部之與我相關係者，不可不知空間全體之關係，於是幾何學興焉。（按西洋幾何學 *Geometry* 之本義，係量地之意，可知古代視爲應用之科學，而不視爲純粹之科學也。）欲知力之一部之與我相關係者，不可不知力之全體關係，於是力學興焉。吾人既知一物之全體之關係，又知此物與彼物之全體之關係，而立一法則焉，以應用之；於是物之現於吾前者，其與我之關係，及其與他物之關係，粲然陳於目前而無所遁；夫然後吾人得以利用此物，有其利而無其害，以使吾人生活之欲，增進於無窮。此科學之功效也。故科學上之成功，雖若層樓傑觀，高嚴鉅麗，然其基址則築乎生活之欲之上，與政治上之系統，立於生活之欲之上無以異。然則吾人理論與實際之二方面，皆此生活之欲之結果也。

由是觀之，吾人之知識與實踐之二方面，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係，即與苦痛相關係。茲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係——此時也，吾人之心無希望，無恐怖，非復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猶積陰彌月，而旭日杲杲也；猶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飄著於故鄉之海岸也；猶陣雲慘淡，而插翅之天使，齋平和之福音而來者也；猶魚之脫於罾網，鳥之自樊籠出，而游於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於吾人，無利害之關係而後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實物而後可。然則非美術何足以當之乎！夫自然界之物，無不與吾人有利害之關係——縱非直接，亦必間接相關係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與我之關係而觀物，則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鳥飛花落，固無往而非華胥之國，極樂之土也。豈獨自然界而已；人類之言語動作，悲歡啼笑，就非美之對象乎！然此物既與吾人有利害之關係，而吾人欲強離有關係而觀之，自非天才，豈易及此。於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觀於自然人生者，復現之於美術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與己無關係，而超然於利害之外。是故觀物無方，因人而變：濠上之魚，莊惠之所樂也。而漁父襲之以網罟，舞雩之木，

孔曾之所憇也，而樵者繼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無所住，則雖殉財之夫，貴私之子，甯有對曹霸韓幹之馬，而計馳騁之樂；見畢宏韋偃之松，而觀思棟樑之用；求好速於雅典之偶，思稅駕於「金字」之塔者哉！故美術之爲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

美之爲物有二種：一曰優美，一曰壯美。苟一物焉，與吾人無利害之關係，而吾人之觀之也，不觀其關係，而但觀其物；或吾人之心，無絲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觀物也，不視爲與我有關係之物，而但視爲外物，則今之所觀者，非昔之所觀者也。此時吾心甯靜之狀態，名之曰優美之情，而謂此物曰優美。若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爲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獨立之作用，以深觀其物，吾人謂此物曰壯美，而謂其感情曰壯美之情。普通之美，皆屬前種。至於地獄變相之圖，決鬪垂死之像，廬江小吏之詩，雁門尙書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憐，其遇雖戾夫爲之流涕，詎有子頽樂禍之心，寧無尼父反袂之戚，所吾人觀之，不厭千復，——格代之詩曰：

“What in life doth only grieve us,

That in art we gladly see.”

「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於美術中則吾人樂而觀之」（譯文）

此之謂也。此即所謂壯美之情。而其快樂存於使人忘物我之關係，則固與優美無以異也。

至美術中之與二者相反着，名之曰眩惑。夫優美與壯美，皆使吾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者，——若美術中而有眩惑之原質乎！則又使吾人自純粹識出，而復歸於生活之欲。如粧妝密餌，招魂啓發之所陳。玉體橫陳，周昉仇英之所繪。西廂記之酬柬，牡丹亭之驚夢，伶元之傳飛燕，楊慎之膺祕辛。徒諷一而勸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雲有靡靡之謂，法秀有綺語之詞。雖則夢幻泡影，可作如是觀，而拔舌地獄，專爲斯人設者矣。故眩惑之於美，如甘之於辛，火之於水，不相並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快樂，醫人世之苦痛，是猶欲航斷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豈徒無益，而又增之。則豈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與物之關係，而反鼓舞之也哉？眩惑之與優美及壯美相反對，其故實存於此！

今既述人生與美術之概略如左，吾人且持此標準，以觀我國之美術，而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爲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吾人於是得一絕大著作曰紅樓夢。

第二章 紅樓夢之精神

哀伽爾之詩曰：

“Ye wise men, highly, deeply learned,

Who think it out and know,

How, when and where do all things pair?

Why do they kiss and love?

Ye men of lofty wisdom, say

What happened to me then,

Search out and tell me where, how, when,

And why it happened thus.”

「嗟汝哲人，靡所不知，靡所不學。既深且躋，粲粲生物，罔不匹儔，各齧厥脣，而相厥攸。匪汝哲人，孰知其故。自何時始，來自何處？嗟汝哲人，淵淵其知，相彼百昌，奚而熙熙。願言哲人，詔余其故。自何時始，來自何處？」（譯文）

裏伽爾之問題，人人所有之問題，而人人未解決之大問題也。人有愷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人七日不食則死，一日不再食則飢，若男女之欲，則於一人之生活上，甯有害無利者也；爾吾人之欲之也如此，何哉？吾人自少壯以後，其過半之光陰，過半之事業，所計畫所勤勤者爲何事？漢之成哀，曷爲而喪其生；殷辛周幽，曷爲而亡其國；勵精如唐元宗，茂武如後唐莊宗，曷爲而不善其終？且人生苟爲數十年之生活計，則其維持此生活，亦易易耳，曷爲而其憂勞之度，倍蓰而未有已？記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苟能解此問題，則於人生之知識，思過半矣。而蚩蚩者乃日用而不知，豈不可哀也歟！其自哲學上解此問題者，則二千年間，僅有叔本華之「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耳。詩歌小說之描寫此事者，通古今東西，殆不能悉數。然能解決之者鮮矣。紅樓夢一書，非徒提出此問題，又解決之者也。彼於開卷即

下男女之愛之神話的解釋，其敘此書之主人公賈寶玉之來歷，曰：

「却說女媧氏鍊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練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鍛鍊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第一回）

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惡也。夫頑鈍者既不幸而有此石矣，又幸而不見用，則何不游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以自適其適，而必欲入此憂患勞苦之世界，不可謂非此石之大誤也。由此一念之誤，而遂造出十九年之歷史，與百二十回之事實，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何與！又於第一百十七回中，述寶玉與和尚之談論曰：

「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裏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和

尙答道：「你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裏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早該還了我！」

所謂自己的底裏未知者，未知其生活乃自己之一念之誤，而此念之所自造也。及一聞和尚之言，始知此不幸之生活，由自己之所欲，而其拒絕之也，亦不得由自己，是以有還玉之言。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攜入紅塵者，非彼二人之所爲，頑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頑石自己而已。此豈獨寶玉一人然哉！人類之墮落與解脫，亦視其意志而已；而此生活之意志，其於永遠之生活，比個人之生活爲尤切。易言以明之，則男女之欲，尤強於飲食之欲。何則？前者無盡的，後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後者形而下的也。又如上章所說生活之於苦痛，二者一而非二，而苦痛之度，與主張生活之欲之度爲比例。是故前者之苦痛，尤倍蓰於後者之苦痛。而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入於無生之域。當其終也，恆幹雖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而不滿於現在之生活，而求主張之於異日，則死於此者，固不得不復生於彼，而苦海之流，又將與生活之欲而無窮。故金釧之墮井也，司棋之觸牆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脫也，求償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別之生活，而對生活之爲物，則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書中真正之解脫，僅賈寶玉惜春紫鵲三人耳。而柳湘蓮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於金釧。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則雖出世而無與於解脫。苟無此欲，則自殺亦未始非解脫之一者也。如鴛鴦之死，彼固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不然，則惜春紫鵲之事，固亦其所優爲者也。

而解脫之中，又自有二種之別：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脫，唯非常之人爲能，其高百倍於後者，而其難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觀之，則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脫由於苦痛之閱歷，而不由於苦痛之知識。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觀宇

宙人生之本質，始知生活與苦痛之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脫之道。然於解脫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猶時時起而與之相抗，而生種種之幻影，所謂惡魔者，不過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脫，存於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滿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滿足，如此循環，而陷於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變其氣質，而超出乎苦樂之外，舉昔之所執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爲爐，苦痛爲炭，而鑄其解脫之鼎。彼以~~受~~於生活之欲，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復起而爲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脫之狀態也。前者之解脫，如惜春紫鵑；後者之解脫，如寶玉。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祕的也；後者之解脫，自然的也，人類的也。前者之解脫，宗教的也；後者美術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後者悲感的也，壯美的也。——亦文學的也，詩歌的也，小說的也。此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鵑而爲寶玉者也。

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卽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卽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

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極樁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鬪，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夫歐洲近世之文學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爲第一者，以其描寫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途徑，最爲精切故也。若紅樓夢之寫寶玉，又豈有以異於彼乎！彼於纏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脫之種子。故聽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讀賸篋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則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漸決。然尙屢失於寶釵，幾敗於五兒。屢蹶屢振，而終獲最後之勝利。讀者觀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實，其解脫之行程，精進之歷史，明瞭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於人之根柢者爲獨深，而其希望濟也爲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發揮之，我輩之讀此書者，宜如何表滿足感謝之意哉！而吾人於作者之姓名，尙有未確實之知識，豈徒吾儕寡學之差，亦足以見二百餘年來吾人之祖先，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誰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書之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及吾人之沈溺於生活之欲，而乏美術之知識，有如此也。然則予之爲此論，亦自知有罪也矣。

第三章 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

如上章之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鑿閱者之心難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廂記之以驚夢終也，未成之作也；此書若成，吾烏知其不爲續西廂之淺陋也？有水滸傳矣，曷爲而又有盪寇志；有桃花扇矣，曷爲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紅樓夢矣，彼紅樓復夢，補紅樓夢，續紅樓夢者，曷爲而作也？又曷爲而有反對紅樓夢之兒女英雄傳？故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直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歷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歷數千里，冒不測之險，投繯縶之中，所索之女子，纔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寫故國之戚，而非以描寫人生爲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吾

國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紅樓復夢等，正代表吾國人樂天之精神者也。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其大宗旨如上章之所述，讀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計外，凡此書中之大有與生活之欲相關係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以視寶琴、岫烟、李紋、李綺等，若藐姑射神人，夙乎不可及矣。夫此數人者，曷嘗無生活之欲，曷嘗無苦痛，而書中既不及寫其生活之欲，則其苦痛自不得而寫之。足以見二者如驂之靳，而永遠的正義，無往不逞其權力也。又吾國之文學，以挾樂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離其罰。此亦吾國戲曲小說之特質也。紅樓夢則不然。趙姨、鳳姊之死，非鬼神之罰，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若李紈之受封，彼於紅樓夢十四曲中，固已明說之曰：

「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韶華去之何迅，再休題綉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

虛名兒與後人欽敬。（第五回）

此足以知其非詩歌的正義，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無非永遠的正義之所統轄也。故曰紅樓夢一書，徹頭徹尾的悲劇也。

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之別：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二者遠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種之悲劇，吾人對蛇蝎之人物，與盲目之命運，未嘗不悚然戰慄；然以其罕見之故，猶倖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種，則見此非常之勢力，足以破壞人生之福祉者，無時而不可墜於吾前；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以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之悲劇也。茲就寶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孌，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固親於薛

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襲人慾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之語，（第八十一回）懼禍之及，而自同於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愛之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爲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

由此之故，此書中壯美之部分，較多於優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質殆絕焉。

作者於開卷卽申明之曰：

「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欲寫出自己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捏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此

又上節所言之一證）

茲舉其最壯美者之一例，即寶玉與黛玉最後之相見一節曰：

「那黛玉聽著傻大姐說寶玉娶寶釵的話，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卻像踏著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脚下愈加軟了。走的慢，且反迷迷痴痴，信著脚，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隄，向裏走起來。紫鵲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鵲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卻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他不用紫鵲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見寶玉在那裏坐著，也不起來讓坐，只瞧著嘻嘻的默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瞧著寶玉笑。兩個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著臉默笑起來。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爲什麼病了？」

寶玉笑道：「我爲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鵲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舊默笑起來……紫鵲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瞧著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鵲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著，便回身笑着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第九十六回）

如此之文，此書中隨處有之，其動吾人之感情如何！凡稍有審美的嗜好者，無人不經驗之也。紅樓夢之爲悲劇也如此。昔雅里大德勒於詩論中，謂悲劇者，所以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之，殊如恐懼與悲憫之二者，爲悲劇中固有之物。由此感發，而人之精神於焉洗滌。故其目的，倫理學上之目的也。叔本華置詩歌於美術之頂點，又置悲劇於詩歌之頂點。而於悲劇之中，又特重第三種，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已故。故美學上最終之目的，與倫理學上最終之目的合。由是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亦與其倫理學上之價值相聯絡也。

第四章 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

自上章觀之，紅樓夢者，悲劇中之悲劇也。其美學上之價值，即存乎此。然使無倫理學上之價值以繼之，則其於美術上之價值，尙未可知也。今使爲寶玉者，於黛玉既死之後，或感憤而自殺，或放廢以患其身，則雖謂此書一無價值可也！何則？欲達解脫之域者，固不可不嘗人世之憂患；然所貴乎憂患者，以其爲解脫之手段故，非重憂患自身之價值也！今使人日日居憂患，言憂患而無希求解脫之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其所領之境界，除陰雲蔽天，沮洳彌望外，固無所獲焉！黃仲則綺懷詩曰：

『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又其卒章曰：

『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
其一例也。紅樓夢則不然，其精神之存於解脫，如前二章所說，茲固不俟喋喋也！

然則解脫者，果足爲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否乎？自通常之道德觀之，夫人知其不可也。夫寶玉者，固世俗所謂絕父子，棄人倫，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虛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

界中有今日之人類，乃不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爲人類之法則。順之者安，逆之者危；順之者存，逆之者亡。於今日之人類中，吾固不能不認普通之道德之價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據歟？抑出于盲目的動作，而別無意義存乎其間歟？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據，則人生中有普通之道德，謂之絕對的道德可也。然吾人從各方面觀之，則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實由吾人類之祖先一時之誤謬。詩人之所悲歌，哲學者之所冥想，與夫古代諸國民之傳說，若出一揆。若第二章所引紅樓夢第一回之神話的解釋，亦于無意識中暗示此理。較之創世記所述人類犯罪之歷史，尤爲有味者也。夫人之有生，既爲鼻祖之誤謬矣，則夫吾人之同胞，凡爲此鼻祖之子孫者，苟有一人焉，未入解脫之域，則鼻祖之罪，終無時而贖。而一時之誤謬，反覆至數千萬年而未已也。則夫絕棄人倫如寶玉其人者，自普通之道德言之，固無所辭其不忠不孝之罪；若開天眼而觀之，則彼固可謂幹父之蠱者也。知祖父之誤謬，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顧得謂之不孝哉！然則寶玉「一子出家七祖昇天」之說，誠有見乎所謂孝者，在此不在彼，非徒自辯護而已！

然則舉世界之人類，而盡入于解脫之域，則所謂宇宙者，不誠無物也歟？然有無之說，蓋難言之矣。夫以人生之無常，而知識之不可恃，安知吾人之所謂有，非所謂真有者乎？則自其反而言之，又安知吾人之謂無，非所謂真無者乎？即真無矣，而使吾人自空乏與滿足，希望與恐怖之中，出而獲永遠息肩之所，不猶愈於世之所謂有者乎！然則吾人之畏無也，與小兒之畏暗黑何以異！自己解脫者觀之，安知解脫之後，山川之美，日月之華，不有過於今日之世界者乎！讀「飛鳥各投林」之曲，所謂「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者，有歟無歟？吾人且勿問，但立乎今日之人生而觀之，彼誠有味呼其言之也。

難者又曰：人苟無生，則宇宙間最可寶貴之美術，不亦廢歟？曰：美術之價值，對現在之世界人生而起看，非有絕對的價值也。其材料取諸人生，其理想亦視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趨于其反對之方面。如此之美術，唯於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價值耳。今設有人焉，自無始以來，無生死，無苦樂，無人世之罣礙，而唯有永遠之知識，則吾人所寶為無上之美術，自彼視之，不過蛩鳴蟬噪而已。何則？美術上之理想，固彼之所自有。而其材料，又彼之所未嘗經驗

故也。又設有人焉，備嘗人世之苦痛，而已入于解脫之域，則美術之於彼也，亦無價值。何則？美術之價值，存于使人離生活之欲，而入于純粹之知識。彼既無生活之欲矣，而復進之以美術，是猶饋壯夫以樂石，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然而超今日之世界人生以外者，于美術之存亡，固自可不必問也。

夫然，故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羅門教及佛教，希伯來之基督教，皆以解脫為唯一之宗旨。哲學家說，如古代希臘之拍拉圖，近世德意志之叔本華，其最高之理想，亦存于解脫。殊如叔本華之說，由其深邃之知識論，偉大之形而上學，一掃宗教之神話的面具，而易以名學之論法，其真摯之感情，與巧妙之文字，又足以濟之。故其說精密確實，非如古代之宗教及哲學說，徒屬想像而已。然事不厭其求詳，姑以生平所疑者商確焉。夫由叔本華之哲學說，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絕意志之說，非一切人類及萬物，各拒絕其生活之意志，則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絕。何則？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過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類與萬物者，皆與我之意志同，而此物我之差別，僅由于吾人知

力之形式。故離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而觀之，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然則拒絕吾一人之意志，而妹妹自悅曰「解脫」，是何異決蹄跨之水，而注之溝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者哉！」佛之言曰：「若不盡度衆生，誓不成佛。」其言猶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觀之，此豈徒能之而不欲哉！將毋欲之而不能也。故如叔本華之言，一人之解脫，而未嘗世界之解脫，實與其意志同一之說，不能兩立者也。叔氏於無意識中亦觸此疑問，故於其意志及觀念之世界之第四編之末，力護其說曰：

「一人之意志，於男女之欲，其發現也爲最著。故完全之貞操，乃拒絕意志即解脫之第一步也。夫自然中之法則，固是最確實者，使人人而行此格言，則人類之滅絕，自可立而待。至人類以降之動物，其解脫與墜落，亦當視人類以爲準。吠陀之經典曰：「一切衆生之待聖人，如飢兒之待慈父母也。」基督教中亦有此思想。珊列休斯於其「人持一切物歸於上帝」之小詩中曰：「嗟汝萬物靈，有生皆愛汝。總總環汝旁，如兒索母乳。攜之適天國，惟汝力是怙！」德意志之神祕學者馬斯太哀克赫德亦云：「約翰福音云：余之離世界也，將引萬物

而與我俱。基督豈欺我哉！夫善人固將持萬物而歸之於上帝。即其所從出之本者也。今夫一切生物，皆爲人而造，又各自相爲用，牛羊之於水草，魚之於水，鳥之於空氣，野獸之於林莽皆是也。一切生物，皆上帝所造，以供善人之用，而善人攜之以歸上帝。彼意蓋謂人之所以有用動物之權利者，實以能救濟之故也。

於佛教之經典中，亦說明此真理，方佛之尙爲菩提薩埵也，自王宮逸出而入深林時，彼策其馬而歌曰：「汝久疲于生死兮，今將息此任載。負余躬以遐舉兮，繼今日而無再。苟彼岸其余達矣，余將徘徊以汝待！」（佛國記）此之謂也。（英譯意志及觀念之世界第一冊第四百九十二頁）

然叔氏之說，徒引據經典，非有理論的根據也。試問釋迦示寂以後，基督尸十字架以來，人類及萬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異於昔也。然則所謂持萬物而歸之上帝者，其尙有所待歟？抑徒沾沾自喜之說，而不能見諸實者歟？果如後說，則釋迦基督自身之解脫與否，亦尙在不可知之數也。往者作一律曰。

「生平頗憶挈盧敖，東過蓬萊浴海濤。何處雲中聞犬吠，至今湖畔尚烏號。人間地獄真無問，死後泥洹枉自豪。終古衆生無度日，世尊祇合老塵囂。」

何則？小宇宙之解脫，視大宇宙之解脫以爲準故也。赫爾德曼人類涅槃之說，所以起而補叔氏之缺點者以此。要之解脫之足以爲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與否，實存於解脫之可能與否。若夫普通之論難，則固如楚楚蜉蝣，不足以撼十圍之大樹也！今使解脫之事，終不可能，然一切倫理學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歟？今夫與此無生主義相反者，生生主義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無窮，以無窮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內，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義之理想之所不許也。故由生生主義之理想，則欲使世界生活之量，達於極大限，則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達於極小限，蓋度與量二者，實爲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福祉者，亦僅歸於倫理學者之夢想而已。夫以極大之生活量，而居於極小之生活度，則生活之意志之拒絕也奚若？此生生主義與無生主義相同之點也！苟無此理想，則世界之內，弱之肉，強之食，一任諸天然之法則耳，奚以倫理爲哉！然世人日言生生主義，而此理想

之達於何時，則尚在不可知之數。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終古不過一理想而已矣。人知無生主義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義之理想之何若？此則大不可解脫者也。

夫如是，則紅樓夢之以解脫爲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歟？夫以人生憂患之如彼，而勞苦之如此，苟有血氣者，未有不渴慕救濟者也。——不求之於實行，猶將求之於美術。獨紅樓夢者，同時與吾人以二者之救濟；人而自絕於救濟則已耳，不然，則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歡迎之也！

第五章 餘論

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於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之主人公之爲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譬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隨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故紅樓

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卽謂之納蘭容若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

綜觀評此書者之說，約有二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第一說中，大抵以賈寶玉爲卽納蘭性德。其說要非無所本。案性德飲水詩集別意六首之三曰：

「獨擁餘香冷不勝，殘更數盡思騰騰！今宵便有隨風夢，知在紅樓第幾層？」

又飲水詞中「於中好」一闋云：

「別緒如絲睡不成，那堪孤枕夢邊城！因聽紫塞三更雨，却憶紅樓半夜燈。」

又「減字木蘭花」一闋咏新月云：

「莫教星替，守取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

紅樓之字凡三見，而云夢紅樓者一。又其亡婦忌日，作金縷曲一闋，其首三句云：

此恨何時已，滴空塔寒更雨歇，葬花天氣。

葬花二字，始出於此。然則飲水集與紅樓夢之間，稍有文字之關係，世人以寶玉爲卽納蘭待

衛者，殆由於此。然詩人與小說家之用語，其偶合者固不少。苟執此例以求紅樓夢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斷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徧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爲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爲尤要。顧無一人爲之攷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

至謂紅樓夢一書，爲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於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此說，則唐且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爲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爲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且此問題，實與美術之淵源之問題相關係。如謂美術上之事，非局中人不能道，則其淵源必全存於經驗而後可。夫美術之源，出於先天，抑由於經驗，此西洋美學上至大之問題也。叔本華之論此問題也，最爲透關。茲援其說，以結此論。其言（此論本爲繪畫及彫刻發，然可通之於詩歌小說）曰：

「人類之美之產於自然中者，必由下文解釋之。即意志於其客觀化之最高級（人類）中，由自己之力與種種之情況，而打勝下級（自然力）之抵抗，以占領其物質。且意志之發現於高等之階級也，其形式必複雜，即以一樹言之，乃無數之細胞，合而成一系統者也。其階級愈高，人類之身體，乃最複雜之系統也。各部分各有一特別之生活，其對全體也，則為隸屬；其互相對也，則為同僚。互相調和，以為其全體之說明。不能增也，不能減也。能如此者，則謂之美。此自然中不得多見者也。顧美之於自然中如此，於美術中則何如？或有以美術家為模倣自然者，然彼苟無美之預想存於經驗之前，則安從取自然中完全之物而模倣之？又以之與不完全者相區別哉！且自然亦安得時時生一人焉，於其各部分皆完全無缺哉！或又謂美術家必先於人之肢體中，觀美麗之各部分，而由之以構成美麗之全體。——此又大愚不靈之說也。即令如此，彼又何自知美麗之在此部分而非彼部分哉？故美之知識，斷非自經驗的得之，即非後天的而常為先天的。即不然，亦必其一部分常為先天的也。吾人於觀人類之美後，始認其美，但在真正之美術家，其認識之也，極其明速之度，而其表出

之也，勝乎自然之爲。此由吾人之自身卽意志，而於此所判斷及發見者，乃意志於最高級之完全美客觀化也。唯如是，吾人斯得有美之預想。而在真正之天才，於美之預想外，更伴以非常之巧力。彼於特別之物中，認全體之理念，遂解自然之囁嚅之言語而代言之。卽以自然所百計而不能產出之美，現之於繪畫及彫刻中；而若語自然曰：「此卽汝之所欲言而不得者也。」苟有判斷之能力者，必將應之曰：「是。」唯如是，故希臘之天才，能發見人類之美之形式；而永爲萬世彫刻家之模範。唯如是，故吾人對自然於特別之境遇中所偶然成功者，而得認其美。此美之預想，乃自先天中所知者，卽理想的也。比其現於美術也，則爲實際的。何則？此與後天中所與之自然物相合故也。如此美術家先天中有美之預想，而批評家於後天中認識之：此由美術家及批評家，乃自然之自身之一部，而意志於此客觀化者也。哀姆攀獨克爾曰：「同者唯同者知之。」故唯自然能知自然，唯自然能言自然，則美術家有自然之美之預想，固自不足怪也。

芝諾芬述蘇格拉底之言曰：「希臘人之發見人類之美之理想也，由於經驗，卽集合種種

美麗之部分，而於此發見一膝，於彼發見一臂。此大謬之說也。不幸而此說蔓延於詩歌中，即以狹斯不爾言之，謂其戲曲中所描寫之種種人物，乃其一生之經驗中所觀察者，而極其全力以模寫之者也。然詩人由人性之預想，而作戲曲小說，與美術家之由美之預想，而作繪圖及彫刻無以異。唯兩者於其創造之途中，必須有經驗以爲之補助。夫然，故其先天中所已知者，得喚起而入於明晰之意識，而後表出之事，乃可得而能也。〔叔氏意志及觀念之世界第一冊第二百八十五頁至八十九頁）

由此觀之，則謂紅樓夢中所有種種之人物，種種之境遇，必本於作者之經驗，則彫刻與繪畫家之寫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後可；其是與非，不待知者能決矣。讀者苟玩前數章之說，而知紅樓夢之精神，與其美學倫理學上之價值，則此種議論，自可不生。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爲唯一考證之題目。而我國人之所聚訟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見吾國人之對此書之興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故爲破其惑如此。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梁啓超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日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尋常小說；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甯惟是：彼高才瞻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鞠之，殆

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偏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卽鈍根衆生亦有也。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窳，導此窳，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

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焉。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重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偈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重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重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

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齋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主人翁而釋迦，

孔子，賜讀者將化身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方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享壽羣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徧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羣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著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羣中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

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鬻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卽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成爲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間接。）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闔族械鬥，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銀，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羶，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荆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綵戀牀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徧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

民綠林豪傑，徧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團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羣，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尙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致蔡子民書 林紆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

與公別十餘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問，至以爲歉！

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爲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當謹撰跋尾歸之。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衆，而夏峯、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通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爲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

雖然，猶有望於公者，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詠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弟亦不無疑信。或有惡乎闖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旣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街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多奇創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厲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

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嗚呼！童

子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守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述一百三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倫蟻親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間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衷其是。蓋公今爲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於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末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

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尚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

以曠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焉？

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便之方。孔子爲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忘殺人。所以名爲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恆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亦莫強於威廉，以柏林一隅，抵抗全球，皆敗屢無措，直可爲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爲慊慊爲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託顏回託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指陳以接人處衆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爲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哮爲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

郡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啾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採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爲古文，亦并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卽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使唐漢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與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馭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爲舌馭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白話爲主，不可也。

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已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爲擬不於倫，斥袁枚爲狂謬。不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

彼又云：『武曩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遺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爲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

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况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爲南北美之爭。我公爲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集，甚爲我公惜之！

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復；唯靜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趨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

林紓頓首。

附錄：復林琴南書 蔡元培

琴南先生左右：

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時，曾鈔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鈔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趙書從略）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詠紛集，爲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詠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爲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詠，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詠爲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剷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爲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剷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剷倫常』之言論者乎？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爲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演講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

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甯曰覆孔？

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然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惟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爲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恆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制度爲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爲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之者耶？

次察「劉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之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尙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

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嫺，不取妾兩條。不嫺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取妾一條，則且比孔孟之說，爲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爲增進知識之需，寧有創之之理歟？

若謂大學教員，曾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劄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有何書，何雜誌，爲父子相夷，兄弟相鬪，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爲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拾其唾餘者，所謂「武嬰爲聖王，卓文君爲賢媛」，何人曾述斯語，以號於衆，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爲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

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意？（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爲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爲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意？』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成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註，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爲類似集註，類似注疏之文，以相授，吾輩其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繫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爲編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

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爲文言。少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爲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儘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傳，紅樓夢之小說，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復夢之外，爲科學哲學之講說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并不能爲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爲胡適之，錢玄同，周啓孟諸君；公何以證知非博極羣書，不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臧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爲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鈔奉一覽。

附錄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

北京大學之設立，既二十年於茲，向者自規程而外，別無何等印刷品，流布於人間，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且亦藉以報告吾校現狀於全國教育界。顧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爲本校通告所佔，不能載長篇學說，於是月刊之計畫。

以吾校之設備不完全，教員之忙於授課，而且或於授課以外，兼任別種機關之職務，則月刊取材之難，可以想見。然而吾校必發行月刊者，有三要點焉。

一曰：盡吾校同人力所能盡之責任，所謂大學者，非僅爲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爲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

之中，爲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雖曰吾校實驗室、圖書館等，缺陷不具，而外界學會、工場之屬，無可取資，求有所新發明，其難固倍蓰於歐、美學者。然十六七世紀以前，歐洲學者，其所憑藉，有以逾於吾人乎？即吾國周秦學者，其所憑藉，有以逾於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此簡單之設備，短少之時間，以從事於研究，要必有幾許之新義，可以貢獻於吾國之學者，及世界之學者。使無月刊以發表之，則將并此少許之貢獻，而斬而不與，吾人之愧疚，當何如耶？

二曰：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吾國學子，承舉子文人之舊習，雖有少數高才生，知以科學爲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或以學校爲科舉，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證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或以學校爲書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於是治文學者，恆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爲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恆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爲科學學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爲足用，不耐煩於科學實

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卽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有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於專精之餘，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庶有以祛其褊狹之意見，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於隔閡矣。

三曰：釋校外學者之懷疑。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可形容之。如人生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爲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爲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爲廢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於周秦諸子宋元道學，固亦爲專精之研究也。聞吾校延聘教師講佛學相宗，則以爲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亦不過印度哲學之一

支藉以資心理學倫理學之印證，而初無與於宗教，並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爲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氣之舊見相繩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之所以發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內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則在吾校同人之公勉，而靜俟讀者之批評而已。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二)對於教員以學誦爲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辯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爲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爲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爲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爲韻事，以賭爲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

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會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爲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姦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甯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卽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

此復，并候著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啓。

(完)

大 學 文 庫

第 一 輯

中 國 歷 代 文 學 理 論

著 者 李 華 卿

出 版 者 言 行 出 版 社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出 版

全 部 十 六 元
本 冊 六 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9582B

~~1005363~~